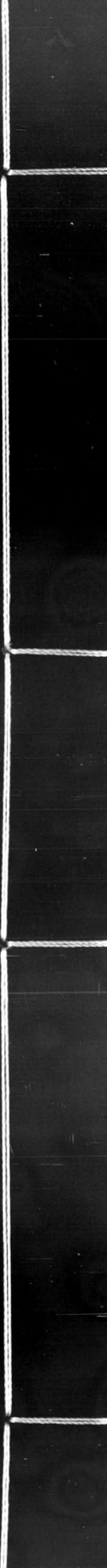


2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四

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詩曰

豪傑遭逢信有因 連環鈎鎖共相尋 矢言一德情

堅石 軟血同心義斷金 七國爭雄今繼迹 五胡

雲擾振遺音 漢廷將相繇屠釣 莫惜梁山錯用心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聞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聞

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

不要聞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

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

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照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小弟不宥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思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吃官司責怪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逦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里不宥收留我麼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

來妻
人真是

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逦有國難投只喜得我又無妻小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李逵便笑道我哥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剪拂了這李雲不曾娶老小亦無家蕩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鄭天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箇下山來探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個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

他○的○娘○
被○吃○了○
都○大○笑○
起○來○
無○一○
道○學○
妙○妙○

後朱貴引朱富參拜眾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
虎都相見了李逵訴說取娘至沂嶺被虎吃了因此殺了
四虎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眾人大笑晁宋二人笑
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裡又添的兩個活虎上
山正宜作慶眾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牛做筵席慶賀
兩個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
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二公
之德也眾兄弟之福也然是如此還請朱貴仍復掌管山
東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富老小另撥一所房舍住居日
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二處酒館專一探聽
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

報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
弟兄兩個帶領十數個火伴那里開店今李立帶十數個
火家去山南邊那里開店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
山那里開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
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摠行守
把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得擅離又令陶宗旺
把摠監工掘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宛子城垣築彼山
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
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精通書算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
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
頗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

管造木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
房舍廳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
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穆春朱富
管收山寨錢糧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
好○供○膳○宋○令○公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話下梁山泊
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裡頭領都
教習駕舡赴水舡上廝殺亦不在話下忽一日宋江與晁
蓋吳學究并眾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都共聚大
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蘄州探母叅師期
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
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

道愿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
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個承局下山去了但見
雖爲走卒不占軍班一生常作異鄉人兩腿欠他行路
債尋常結束青衫皂帶繫其身趑趄程途信籠文書常
愛護監司出入皂花藤杖掛宣牌帥府行軍夾棒黃旗
書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時便到廳堦緊急軍情時不
過刻不違宣限早向山東食黍米晚來魏府吃鵝梨
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蘄州來把四個甲馬拴
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吃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
三日來到近水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
好多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

了冷咲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看見了戴宗走得快那人立住了脚便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怎生模樣但見

白范陽笠子如銀盤拖着紅纓皂團領戰衣似翡翠圍成錦綉胳膊纏裹肚腿緝護膝襯鞦韆鞋沙魚鞘斜插署刀筆管鎗銀絲纏桿那人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生得眉秀目疎鬚細膀闊遠看毒龍離石洞近觀飛虎下雲端戴宗聽得那人叫了一聲神行太保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是下直乃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答禮

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裡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吃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擅進誠恐不納因此心意未定進退蹉跎不曾敢來外日公孫先生所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裡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相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而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蘄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

蘄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相會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侍行兄長同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爲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飯相待結義爲兄弟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

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的人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是我的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並無妨碍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兩個於路閒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兩個行到已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爲山勢秀麗水遠峰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

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
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擁着兩籌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
道行人須住脚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里去的會事的快
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
那呆鳥燃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個頭領見他來得兇
走近前來看上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
是楊林哥哥麼楊林見了却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
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楊林
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戴宗問道
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
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爲他雙

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後貌能使一條鉄鍊人
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他
却在這裡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
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
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
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
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
戴宗看那鄧飛時生得如何有詩為証

原是襄陽閩撲漢 江湖飄蕩不思歸 多食人肉雙

睛赤火眼後貌是鄧飛

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戴宗又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

李卓吾批語水滸傳 卷之四十四
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
小舡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舡嗔怪這提調官催併
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
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
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看那孟康
時怎生模樣有詩為証

能攀強弩衝頭陣 善造朦朧越大江 真州妙手樓

舡匠 白玉幡竿是孟康

當時戴宗見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
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
一年之上只近半載之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

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兄出
身及好刀筆為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
他鉄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為因朝
廷除將一貪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
這里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
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寨
中為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
牽過馬來請戴宗楊林都上了馬四騎馬望山寨來行不
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
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肉白肥胖
四平八穩心中暗喜怎見得有詩為証

李卓吾評語水滸傳 卷之四十四
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
小舡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舡嗔怪這提調官催併
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
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
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看那孟康
時怎生模樣有詩為証

能攀強弩衝頭陣

善造朦朧越大江

真州妙手樓

舡匠

白玉幡竿是孟康

當時戴宗見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
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
一年之上只近半載之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

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兄出
身及好刀筆為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
他鉄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為因朝
廷除將一貪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
這里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
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人年長見在山寨
中為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
牽過馬來請戴宗楊林都上了馬四騎馬望山寨來行不
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
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肉白肥胖
四平八穩心中暗喜怎見得有詩為証

問事時智巧心靈 落筆處神號鬼哭 心平恕毫髮
無私 稱裴宣鉄面孔目

當下裴宣出寨來降階迎接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
俱各講禮罷謙讓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楊林鄧飛孟
康五籌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員大吹大擂飲酒一
團和氣看官聽說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時節到來天幸
自然義聚相逢衆人吃酒中間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
頭領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四方豪傑待人接物一團和氣
仗義疎財許多好處衆頭領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
此雄壯中間宛子城蓼兒洼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更有
許多軍馬何愁官兵到來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裴宣回

道小弟寨中也有三百來人馬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裝
食草料不算倘若仁兄不棄微賤時引薦于大寨入夥愿
聽號令効力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
接納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
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蘄州見了公孫勝先
生回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
酣移去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吃酒端的好個
飲馬川但見

一望茫茫野水週迴隱隱青山幾多老樹映殘霞數片
綵雲飄遠岫荒田寂寞應無稚子看牛古渡淒涼那得
奚人飲馬只好強人安寨柵偏宜好漢展旌旗

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喝采道好山好水真乃秀麗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廝們在這里屯札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衆皆大笑五籌好漢吃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飲酒戴宗稱贊不已至晚各自回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裡來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出家人必是山間林下村落中住不在城裡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到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

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個認得兩個又回縣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楊林却入薊州城裡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立在上街看時前面兩個小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段子采繒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綉兩眉入鬚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髭髯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限一個叔伯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

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叅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爲他一身好武莖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閨索楊雄有一首臨江仙詞單道着楊雄好處但見

兩臂雕青鑄嫩玉頭巾環眼嵌玲瓏髮邊爰插翠芙蓉
背心書劊字衫串染猩紅問事廳前逞手段行刑處刀
利如風微黃面色細眉濃人稱病閨索好漢是楊雄

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裡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只見側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為

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裡城外時常討閑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有人惧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匹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吃得半醉却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吃酒張保道我不要酒吃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了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

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鬪先把花紅段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廝們無禮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匹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回避了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鮮折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憚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焦燥起來將張保匹頭只一提一交擰翻在地那幾個挈閒的見了却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

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動一對拳頭攏梭相似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懺危不是頭扒將起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赴轉小巷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廝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漢此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真壯士也有詩爲証

路見不平真可怒 拔刀相助是英雄
那堪石秀真豪傑 慷慨相投入夥中

當時戴宗楊林向前邀住勸道好漢且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手邀入酒店裡來楊林放下柴擔同到閤

兒裡面那大漢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弟兄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足下拳手太重悞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盃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太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雅有何傷乎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里肯僭上戴宗楊林一代坐了那漢坐于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顧買來與我們吃了一發總筭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三人飲過數盃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

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喚小弟作拚命二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留落在此賣柴怎能勾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勾發達快樂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閉塞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遼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石秀嘆口氣道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

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的說個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作謝二人藏在身邊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和戴宗楊林說些心腹之話投托人夥只聽的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個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走入酒店裡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吃了一驚聞開兩個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里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这里飲酒我一時被那厮封

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厮去奪他包袱却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段匹回來只尋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裡吃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個外鄉客人邀在這里酌三盃說些閑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性直路見不平便要去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比薊州賣柴度日楊雄看石秀時果然好個壯士生

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詞單道着石秀好處但見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澆油心雄膽大有機謀到處
逢人搭救全仗一條桿棒只憑兩個拳頭掀天敵價滿

皇州拚命三郎石秀

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却絕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
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
去了楊雄道恁地時先喚酒保取兩甕酒來大碗叫衆人
一家三碗吃了去明日却得來相會衆人都吃了酒自去
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
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
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

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
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果來我和兄弟
今日吃個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
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裡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
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廝打特地尋將來楊
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
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
叫這幾個弟兄吃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衆人
三碗吃了去便教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
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
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挈也不枉

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又問道叔叔原曾做甚買賣
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宰
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吃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
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
止有這個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撒了這行
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筭了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
了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
相見只見布簾裡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
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簾起處搖搖擺擺走出那個婦人來
生得如何石秀看時但見

黑鬢鬢兒

細彎彎兒

○就○是○這○婦○了○

光溜溜兒

香噴噴兒

直

隆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娘娘身兒玉纖

纖手兒一捻捻腰兒軟膿膿肚兒竅尖尖脚兒花簇簇

鞋兒肉姊妹兒說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窄出湫湫便緊攔

襦紅鮮鮮黑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有詩爲証

二人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

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
了一個吏員是薊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方纔
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
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
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

可受牛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婦人還
了兩禮請入來裡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不
在話下過了一宿話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
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
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裡安放了却說戴宗楊林自酒店裏
看見那夥做公的入來尋訪石秀開開裡兩個自走了回
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
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要便再來
尋訪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薊州自投飲馬川來
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
戴宗要見他功勞又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這段話下來

接着再說有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
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断路小巷又有一間空
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安歇
在裡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
個舊時識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
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
多刀仗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豬圈赶上十數個肥豬
選個吉日開張肉舖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吃了一
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
潘公石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
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裡裡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

果然精

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猪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舖店不開却到家裡看時肉案砧頭也都收過了刀仗家火亦藏過了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在肚裡便省得了自心中忖道常言人無干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以定背後有說話又見我兩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石秀已把猪趕在圈裡却去房中換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細細寫了一本清帳從後面入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趕猪來辛苦石秀道禮當交交且收過了

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曾有個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那老子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報恩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畢竟潘公對石秀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拚命三郎是箇漢子一刀兩段再無葛藤却又精細所稱智勇足備者非耶楊雄一見便認他為弟亦自具眼到底得他氣力豪傑相逢多是如此若是道

學先生便有多少瞻前顧後。
又曰戴宗結識石家三郎一節却自可取。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五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偈曰

朝看楞伽經 暮念華嚴呪 種瓜還得瓜 種豆還
得豆 經呪本慈悲 冤結如何救 照見本來心
方便多竟究 心地若無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
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這一篇言語古人留下單說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既
修二祖四緣當守三歸五戒叵耐縑流之輩專爲狗彘之
行辱沒前修遺臭後世庸深可惡哉當時潘公說道叔叔

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已定心裡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當時吃了幾杯酒并些素食收過了杯盤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罷鼓鈸鐘磬香燈花燭厨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到申牌時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有限當牢不得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晚間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沒多時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石秀看那和尚時端的整齊但見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一領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速梅檀香漆山根鞋履是福州漆到深青九縷絲絛係西施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只睨趁施主嬌娘這禿驢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姪情發處草庵中去覓尼姑色胆動時方丈內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每見嫦娥要講歡

那和尚入到裡面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答裡道
師父少坐隨背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入來石秀便叫
丈丈有個師父在這裡潘公聽得從裡面出來那和尚便
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弊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
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
少掛麪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
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吃
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孝重只是淡粧輕
抹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個和尚叫丈丈做乾
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闍黎裴如海一個老
誠的和尚他是裴家絨線舖裡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

係愛他
他色
他色

因他師父是家裡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奴兩歲因此
上叫他做師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
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石秀道緣來恁地自肚裡已有些
瞧科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隨後跟
出來布簾裡張看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
向前來合掌深深的打個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
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薄禮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
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的和尚道
弊寺新造水陸堂也要來請賢妹隨喜只恐節級見怪那
婦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的計較老母死時也曾許下血
盆願心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

金瓶梅詞話卷之四十五

三

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
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裡面嫗嫗捧茶
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帕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
雙手遍與和尚那和尚一頭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
看那婦人身上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人道色
胆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簾裡張見石秀自肚裡暗忖道
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
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
不是個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裡敢替楊雄做個出場也
不見的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意了便揭起布簾走將出
來那和尚放下茶盞便道大郎請坐這婦人便插口道這

們叔叔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弟那和尚虛心冷氣動

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

氏也說與他因爲只好閑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個

龕鹵漢子禮數不到和尚休怪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

去接衆僧來赴道場相別出門去了那婦人道師兄早來

些個那和尚應道便來了婦人送了和尚出門自入裡面

來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看官聽說原來但

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緊爲何說這等話且如俗

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緣何見得和尚家色

情最緊說這句話這上三卷書中所說潘驢鄧小閻惟有

和尚家第一間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住

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無俗事所煩房裡好床好鋪睡着
無得尋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說一個財主家
雖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閑事惱心夜間又被錢物掛
念到三更二更總睡總有嬌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
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一日假辛辛苦苦掙扎早晨巴不
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來未上床先去摸一
摸米瓮看到底沒顆米明日又無錢總然妻子有些顏色
也無些甚麼意興因此上輪與這和尚們一心閑靜專一
理會這等勾當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說這和尚們真
個利害因此蘇東坡學士道不禿不毒不禿不禿轉禿轉
毒轉毒轉禿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道是

一箇字便是僧

兩箇字是和尚

三箇字鬼也

四字色中餓鬼

且說這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不
多時只見行者先來點燭燒香少刻海閣黎引領衆僧却
來赴道場潘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詠
讚揚只見海閣黎同一個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閣黎搖
動鈴針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
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婦人喬素梳妝來到法壇上
執着手爐拈香禮佛那海閣黎越逞精神搖着鈴針念動
真言這一堂和尚見了楊雄老婆這等模樣都七顛八倒
起來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闍黎沒亂誦真言豈顧高
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拿香盒宜名表白
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沙彌王押司念爲押禁動鉢的
望空便撒打鉢的落地不知敲鉢子的軟做一團擊嚮
磬的酥做一塊滿堂喧闐繞席縱橫藏主心忙擊鼓錯
敲了徒弟手維那眼亂磬槌打破了老僧頭十年苦行
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衆僧都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自不覺都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一時間愚迷了佛性禪心拴不定心猿意馬以
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石秀却在側邊看了也自冷笑
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間証咒咒了

請衆人和尚就裡面吃齋海關黎却在衆僧背後轉過頭
來看着那婦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兩個都眉
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看在眼裡自有五分來不快意
衆僧都坐了吃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禩
錢潘公道衆師父飽齋則個衆和尚說道感承施主虔心
足矣有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將去了轉過一遭再入
道場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白去睡在板壁後
了那婦人一點情動那里顧的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
衆僧又打了一回鼓鉢動事把些茶食果品煎點海關黎
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叅禮三寶追薦
到四更時分衆僧困倦這海關黎越逞精神高聲看誦那

一
出

婦人在布簾下看了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姪媛請海和尚說話那賊禿慌忙來到婦人面前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記得只說要還願也還了好和尚又道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婦人應道這個采他則甚又不是親骨肉海閣黎道恁的小僧却總放心我只道是卽級的至親兄弟兩個又戲笑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張得着都看在肚裡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衆僧作謝回去那婦人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自尋思了氣道哥哥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個淫婦忍了一肚皮鳥氣自去

作坊裡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只見海閣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家來那婦人聽得是和尚來了慌忙下樓出來接着邀入裡面坐地便叫點茶來那婦人謝道夜來多教師父勞神功德錢未曾拜納海閣黎道不足掛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時小僧寺裡見在念經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婦人道好好便叫姪媛請父親出來商議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那和尚道乾爺正當自在那婦人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卷還了先

教師兄去寺裡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裡只要証盟
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緊櫃
上無人那婦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
道我兒出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那婦人就取些銀子做
功果錢與和尚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利討
素麵吃海閣黎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承
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証盟那婦人
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裡安歇起來宰猪
趕趁却說楊雄當晚回來安歇那婦人待他吃了晚飯洗
了脚手却去請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
許下血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

里証盟酬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
我何妨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病不敢說
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自去畫卯承
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那婦人起來濃粧
艷飾包了香盒買了紙燭討了一乘轎子石秀自一早晨
顧買賣也不來管他飯罷把姪孃迎兒也打扮了已牌時
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來對石秀道小弟相煩叔叔照管
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多燒些
好香早早來石秀自肚裡已知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
轎子一逕望報恩寺裡來有詩爲証

眉眼傳情意不分 禿奴綰戀女釵裙 設言實利還

經願 却向僧房會雨雲

却說海闍黎這賊禿單爲這婦人結拜潘公做乾爺只吃楊雄阻滯碍眼因此不能勾上手自從和這婦人結拜起只是眉來眼去送情未見真實的意因這一夜道場裡纔見他十分有意期日約定了那賊禿磨鎗備劍整頓精神先在山門下伺候着見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勞和尚那婦人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海闍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証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陸堂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那婦人道

了萬福參禮了三寶海闍黎引到地藏菩薩面前証盟悔罷疏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吃齋着徒弟陪侍海和尚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裡拜茶一邀把這婦人引到僧房裡深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拿茶來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盞內硃紅托子絕細好茶吃罷放下盞子請賢妹裡面坐一坐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裡琴光黑漆春臺掛幾幅名人書畫小卓兒上焚一爐妙香潘公和女兒一代坐了和尚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婦人道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海闍黎道娘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和尚那里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

把那婦人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却是海閣黎的臥房鋪設得十分整齊那婦人看了先自五分歡喜便道你端的好箇臥房乾乾淨淨和尚道這只是少一個娘子那婦人也笑道你便討一個不得和尚道那里得這般施主婦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個和尚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那婦人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迎兒自下的樓來去看潘公和尚把樓門闔上那婦人道師兄你闔我在這里怎的這賊秃淫心蕩漾向前捧住那婦人說道我把娘子十分錯愛我為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個那婦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和尚跪

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個那婦人張着手說這和尚家倒會纏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子打只怕娘子閃了手那婦人淫心也動便接起和尚道我終不成真個打你和尚便抱住這婦人回床前卸衣解帶共枕歡娛正是

不願如來法教難遵佛祖遺言一個色胆歪斜管甚丈夫利害一個淫心蕩漾從他長老埋冤這個氣喘聲嘶却似牛駒柳影那一個言嬌語澁渾如鶯轉花間一個耳邊訴雨意雲情一個枕上說山盟海誓閣黎房裡翻為快活道場報恩寺中反作極樂世界可惜菩提甘露

水 初傾在巧雲中 惡道

從古及今 凡人留人兩句言語單道這和尚家是鉄裡蛀
虫凡俗人家豈可惹他自古說這禿子道

色中餓鬼獸中狻 弄假成真說祖風 此物只宜林
下看 豈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兩個雲雨總罷那和尚樓住這婦人說道你既有心
干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
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勾終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小
僧那婦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的老
公一箇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
每日在後門裡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時便掇一個
香卓兒出來燒夜香為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王夏

了不知省覺却那里尋得一個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
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個時一
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教你失了曉和尚聽了這話大
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里自有個頭陀胡道人我
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那婦人道我不敢留戀長久恐這
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且不要悞約那婦人連忙再
整雲鬟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
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吃了酒麪已在寺門前伺候海閣
黎只送那婦人到山門外那婦人作別了上轎自和潘公
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海閣黎自來尋報曉頭陀本
房原有個胡道今在寺後退居裡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

他做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
天明時收掠齋飯海和尚喚他來房中安排三盃好酒相
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
怎敢受祿日常又承師父的恩惠海闍黎道我自看你是
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勅你爲僧這些
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胡道感激恩念不盡海闍
黎日常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卽下又
帶挈他去看經得些齋襯錢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
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
父但有使令小道處卽當向前海闍黎道胡道你旣如此
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約定

後門首但有香卓兒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却難去那里
楚若得你先去看探有無我總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
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里後門頭看没人便把木魚大敲
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個有何難哉當
時應允了其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只見迎兒出來
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裡來那
胡道便念起佛來裡面這婦人聽得了已自瞧科便出來
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
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晚間宜燒些香教
人積福那婦人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
來布施他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那婦人說道小道

便是海關黎心腹之人特的使我先來探路那婦人道我
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卓兒在外你可便
報與他則個胡道把頭來點着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
去了那婦人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了自古
道人家女使謂之奴才但得了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
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婦人女使可用而不可多
却又少他不得古語不差有詩爲証

送暖偷寒起禍胎

壞家端的是奴才

請看當日紅

娘事 却把鶯鶯喚得來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自監
裡上宿這迎兒得了些小意見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

卓兒黃昏時撥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旁邊伺候初更
左側一個人帶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問道是誰那人也
不答應便除下頭巾露出光頭來這婦人在側邊見是海
和尚罵一聲賊秃倒好見識兩個厮樓厮抱着上樓去了
迎兒自來撥過了香卓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
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快活淫
戲了一夜自古道莫說歡娛嫌夜短只要金鷄報曉遲兩
箇正好睡里只聽得咯咯地木魚嚮高聲念佛和誦和婦
人夢中驚覺海關黎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那
婦人道今後但有香卓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
香卓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和尚下床依前戴上頭巾

迎見自後門放他去了自此爲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那和尚便來家中只有個老兒未晚先自要去睡迎見這個了頭已自是做一路了只要瞞石秀一個那婦人淫心起來那里管顧這和尚又知了婦人的滋味兩個一似被攝了魂魄的一般這和尚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婦人專得迎見做腳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養和尚戲耍自此往來將近一月有餘這和尚也來了十數遍且說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件事掛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曾見這和尚往來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裡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八分於地

裡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裡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裡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得跌蹊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裡張時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裡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來開門石秀見了自說道哥哥如此豪傑却恨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門前挑了賣箇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里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

和家二
和却石
是清漢

道我公爲官事忙併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五且來這里
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
僻淨間兒裡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
鮮案酒二人飲過三盃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楊雄
是個性急的人便問道兄弟你心中有些不樂莫不家裡
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
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楊雄道兄弟
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
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個嫂嫂不是良人兄
弟已看在眼裡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
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却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

石秀道前者家裡做道場請那個賊秃海闍黎來嫂嫂便
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
願心兩個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一個頭陀直來巷內
敲木魚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
見果然是這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
他何用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
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
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拏
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
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兩個再
飲三盃盃筭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有

詩為註

飲散高樓便轉身 楊雄怒氣欲沾巾 五更專等頭

陀過 準備鋼刀要殺人

只見四五個虞候叫楊雄道那里不尋節級知府相公在花園裡坐地叫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家裡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裡歇息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吃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吃酒至晚吃得大醉扶將歸去那婦人見丈夫醉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挽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

道也是
人情之
所必至

着燈燭楊雄坐在床上迎兒去脫翰鞋婦人與他除頭巾解巾幘楊雄看了那婦人一時驀上心來自古道醉是醒時言指着那婦人罵道你這賤人賊妮子好友是我結果了你那婦人吃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二床睡一面口裡恨恨地罵道你這賤人腌臢潑婦那廝敢大虫口裡倒涎我手裡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那婦人那里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吃那婦人便起昏碗水遞與楊雄吃了桌上殘燈尚明楊雄吃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那婦人道你吃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脫衣裳只在脚後卸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麼言語那婦人道你

濕婦好 狀千古 見

往常性。性好。但吃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
 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你
 家。裡。也。自。安排。些。請。他。那。婦。人。也。不。應。自。坐。在。踏。床。上。眼
 淚。汪。汪。口。裡。嘆。氣。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
 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婦。人。掩。着。淚。眼。只。不。應。楊。雄。連。問
 了。幾。聲。那。婦。人。掩。着。臉。假。哭。楊。雄。就。踏。床。上。扯。起。那。婦。人
 在。床。上。務。要。問。道。為。何。煩。惱。那。婦。人。一。頭。哭。一。面。口。裡。說
 道。我。爺。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不
 想。半。路。相。拋。今。日。嫁。得。你。十。分。豪。傑。却。又。是。好。漢。誰。想。你
 不。與。我。做。主。楊。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婦
 人。道。我。本。待。不。說。却。又。怕。你。着。他。道。兒。欲。待。說。來。又。怕。你

天下有 此妙 活一 出

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婦。人。道。我。說。與
 你。你。不。要。氣。苦。自。從。你。認。義。了。這。個。石。秀。家。來。初。時。也。好
 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見。你。不。歸。時。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
 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采。他。不。是。一。日
 了。這。個。且。休。說。昨。日。早。晨。我。在。厨。下。洗。額。項。這。厮。從。後。走
 出。來。看。見。沒。人。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背。前。道。嫂。嫂。你。有
 孕。也。無。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鄰。舍。得。知
 嘆。話。裝。你。的。望。子。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
 敢。說。我。恨。不。得。吃。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這。婦
 人。反。坐。石。秀。有。詩。為。証

可恨潘姬太不良

偷情潛自入僧房

彌縫翻害忠

真然 一片虛心假肚腸

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盡龍盡虎好難盡骨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閣黎許多事說得個没巴鼻眼見得那厮慌了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赶了出去便罷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糊了石秀是箇垂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裡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吃這婆娘使個見識擬定是反說我無禮他教楊雄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辨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

步了。自却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裡收拾了包裹楊雄

怕他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捉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來辭

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

鋪面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

毫釐昧心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石

秀相辭去了却只在近巷內尋得一家店安歇賃了一間房

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交我若不明白得此

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怪

我我也沒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

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個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裡住

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

從家
禮如
聖人
聖此
中

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
回店裡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
開了店門逕走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裡張時却
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個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
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
刀去頸子上閣着低聲唱道你不要掙扎若高做聲便殺
了你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做怎地頭陀道好漢
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闍黎和
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車兒為
號喚他入鉢五更裡却教我來打木魚叫佛喚他出鉢石
秀道他如今在那里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裡睡着我如今

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
頭陀頭上剃了衣服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
石秀將刀就項上一勒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
上直裰護膝一邊插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裡來海闍
黎在床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
迎見先來開門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
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唱道只顧敲做甚麼石秀也不
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則聲高
則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剃了衣服便罷海闍黎知道石秀
那里敢掙扎則聲被石秀都剃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
情消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搨死了却把刀來放在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五
頭陀身邊將了兩個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裡輕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關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一担糕粥點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里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血跡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把火照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兩個屍首倘在地上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禍從天降灾向地生恰似破屋更遭連夜雨漏缸又遇打頭風王公畢竟被衆鄰舍拖住見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嗚。呼。天。下。豈。少。有。用。之。人。哉。特。無。用。之。者。耳。如。石。家。三。郎。楊。雄。用。之。便。得。他。氣。力。且。石。秀。爲。人。非。一。勇。之。夫。委。婉。詳。悉。矢。不。妄。發。發。無。不。中。的。的。大。有。用。人。嗚。呼。今。天。下。豈。少。石。秀。其。人。哉。特。無。楊。雄。耳。可。嘆。可。嘆。又。曰。描。畫。淫。婦。人。處。非。導。慾。已。也。亦。可。爲。大。丈。夫。背。後。之。眼。鄭。衛。之。詩。俱。然。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五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六

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二火燒祝家莊

詩曰

古賢遺訓太叮嚀 氣酒財花少縱情 李白沉江真

鑒識 綠珠累主更分明 銅山蜀道人何在 爭帝

圖王客已傾 寄語縉紳須領悟 休教四大日營營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社 上公直到蘄州府裡首告 元府却

纏陞廳 一行人跪下 言道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滾翻在

地下看時却有兩個死屍在地下 一個是和尙 一個是頭

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漢

每日常賣糕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起得早了
當個和這鉄頭猴子只顧走不看下面 在 一翻碗碟都
打碎了只見兩個死屍血條條的在地上一時大驚叫起
來倒被鄰舍扯住到官望相公申鏡可憐見姘察知府隨
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件作行人仰了
隣舍王公一千人等下來檢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場
看檢已了回州稟復知府爲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
黎裴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
三四道搨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頸項
上有勒死痕傷一道想是胡道掣刀搨死和尚俱罪自行
勒死知府叫拘本寺首僧鞫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由知府
也沒個決斷當案孔目稟道眼見得是這和尚裸形赤體
必是和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
之事鄰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備棺木
盛殮放在別處立個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知府道也是
隨即發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薊州城裡有些好事的
子弟們亦知此事在街上講動了因此做成一隻曲兒來
道是

耐耐禿囚無狀做事只恁狂蕩暗約嬌娥要爲夫婦永
同鴛帳怎禁貫惡滿盈玷辱諸多和尚血泊內橫屍里
巷今日赤條條甚麼模樣立雪齊畧投岩喂虎全不想
祖師經上目連救母生天這賊禿爲娘身喪

後來薊州城裡書會們備知了這件事拿起筆來又做了這隻臨江仙詞教唱道

破戒沙門情最惡終朝女色昏迷頭陀做作亦蹉蹊睡來同衾枕死去不分離小和尚片時狂性起大和尚魄喪魂飛長街上露出這些兒只因胡道者害了海闍黎這件事滿城裡都講動了那婦人也驚得呆了自不敢說只是肚裡暗暗地叫苦楊雄在薊州府裡有人告道殺死和尚頭陀心裡早瞧了七八分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來了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我今日閒些且去尋他問他個真實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里去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

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裡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楊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時愚蠢不是了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瞞過了怪兄弟相鬧不得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個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這等之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將過和尚頭陀的衣裳盡剝在此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石秀笑道你又來了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楊雄道是此怎生罷休得石

秀道哥哥只依着小弟的言說教你做個好男子楊雄道
賢弟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有一
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
香我今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
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
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許與一紙休書妙棄了這婦人却不
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
是那婦人謊說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
實的事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不差了我明日准
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悞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言
俱是虛謬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裡辦事

至晚回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
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叫我說有舊願不
曾還得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
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
了罷要我去何用楊雄道這願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
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吃些素
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雇轎子你便洗浴
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
店裡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悞石秀道哥哥你若擡
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裡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
在上面一個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楊雄約了石秀買

了紙燭歸來吃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
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
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
去早回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
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
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一個時辰早來到那翠屏山上但
見

遠如藍靛近若翠屏澗邊老檜摩雲岩上野花映日漫
漫青草滿目盡是荒墳裊裊白楊回首多應亂冢一望
並無閒寺院崔嵬好似北邙山

原來這座翠屏山却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

亂墳上面並無菴舍寺院層層盡是古墓當下楊雄把那
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叫
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裡楊雄道你只
顧且上去轎夫只在這裡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
酒錢轎夫道這個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間伺候便了楊雄
引着那婦人并迎兒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
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楊雄道我自先使
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扶扶到一處古墓裡石秀便把包
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道嫂嫂拜揖那婦人連忙
應道叔叔怎地也在這裡一頭說一面肚裡吃了一驚石
秀道在此專等多時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

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
這里無人你兩個對的明白那婦人道畫哎呀過了的事只
顧說甚麼石秀睜着眼來道嫂嫂你怎麼說這般閒話正
要哥哥面前說個明白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畫自把鬚兒
提做甚麼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諍教你看個証見便去
包裹裡取出海關黎并頭陀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認
得麼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颯地掣出腰
刀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便知端的楊雄便揪過
那丫頭跪在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怎地在
和尚房裡入姦怎生約會把香卓兒爲號如何教頭陀來
敲木魚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

做肉泥迎兒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却
把僧房中吃酒上樓看佛牙趕他下樓來看潘公酒醒說
起兩個背地裡約下第三日教頭陀來化齋飯叫我取銅
錢布施與他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掇
香卓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畫了却去報知和
尚當晚海關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五更裡只聽那
頭陀來敲木魚嚮高聲念佛爲號叫我開後門放他出去
但是和尚來時瞞我不得只得對我說了娘子許我畫一付
鈎鐏一套衣裳我只得隨順了似此往來通有數十遭後
來便吃殺了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石叔叔把
言語調戲一節這個我眼裡不曾見畫因此不敢說只此是

實並無虛謬迎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由楊雄揪過那婦人來喝道賊賤人丫頭已都招了便你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了你賤人一條性命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了我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須要問嫂嫂一個明白脩細緣由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從做道場夜里說起直至往來一一都說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蹉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到五更裡又提起來問叔叔如何我却把這段話來支吾實

是叔叔並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我親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楊雄割兩條裙帶來親自用手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也把迎兒的首飾都去了遞過刀來說道哥哥這個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楊雄應道果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石秀道嫂嫂哥哥自來伏侍你楊雄向前把刀先幹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的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賊賤人我一時間誤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

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爲強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裡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却將後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裡了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奸夫一個淫婦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立命石秀道兄弟已尋思下了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不可耽遲楊雄道却是那里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里去正是

姦淫婦女說緣因

頃刻屍骸化作塵

若欲避他災

與禍 梁山泊裡好潛身

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里一個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裡和我吃酒的那兩個人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尚兀自在包裡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

李卓吾評語水滸傳卷之四十五
哥哥你也這般兜搭倘或入城事發拿住如何脫身放着
包裹裡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三五
個人也勾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救解這
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
包裹拿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
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
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
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
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則一地里做些飛簷走壁
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裡吃官司却得楊雄救了
他人人都叫他做鼓上蝟怎見得時遷的好處有詩爲証

骨軟身軀健

眉濃眼目鮮

形容如怪族
行步似

飛仙

夜靜穿牆過

更深繞屋懸

偷營高手客

鼓上蝟時遷

當時楊雄喝道便問時遷你說甚麼時遷道節級哥哥聽
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
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
人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鷄盜狗的勾當幾時是
了跟隨的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
人麼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納壯士那
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
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

知府
白

梁山泊去了却說這兩個轎夫在半山裡等到紅日平西
不見三個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過了不免信步
尋上山來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兩箇轎夫
上去看時原來却是老鴉啄那肚腸吃以此聒噪轎夫看
了吃那一驚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薊州府裡首告
知府隨即差委一員太尉帶了件作行人來翠屏山檢驗
屍首已了回覆知府稟道檢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
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頭陀
衣服知府聽了道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備細詢問
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走的緣由
都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是此婦人與這和尚通姦那

女使頭陀做脚想這石秀那厮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
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拿得楊
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即行移文書出給賞錢捕獲楊雄石
秀其餘轎夫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
殮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
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洼早望見
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
三個人行到門前看時但見

前臨官道後傍大溪數百株垂柳當門一兩樹梅花傍
崖荆榛籬落周迴遠定茅茨蘆葦簾櫳前後遮藏土炕
右壁廂一行書寫門閉暮接五湖賓左勢下七字句庭

戶朝迎三島客雖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車駟馬來

當日黃昏時候店小二却待閉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裡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瓮酒在這裡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回他這瓮酒來吃明日一

發算帳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裡面掇出那瓮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卓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吃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吃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哥道你家店裡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裡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里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岡山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裡方圓三百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都是佃戶各

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里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
人來店裡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里石秀道他分軍器
在店裡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地方較近只恐
他那里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我與他些銀兩
圓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個却使不得器械
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
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飲酒
小二道小人吃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盃小
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
要肉吃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里得來時
遷嘻嘻的笑着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鷄來楊雄問道

那里得這鷄來時遷道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鷄
在籠里尋思沒甚與哥哥吃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
提桶湯去後面就那里擗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
哥哥吃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腳石秀笑道還
不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鷄來手撕開吃了一回盛
飯來吃只見那店小二畧睡一睡放心不下扒將起來前
後去照管只見厨卓上有些鷄毛都是鷄骨頭却去竈上
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裡看時不見了鷄連
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裡報
曉的鷄吃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鷄來
吃何曾見你的鷄小二道我店裡的鷄却那里去了時遷

道敢被野貓拖了黃猩子吃了鷄鷹撲了去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鷄總在籠裡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值幾錢倍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鷄店內少他不得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鷄石秀大怒道你詐嚇誰老爺不陪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里討野火吃只我店裡不比別處客店拿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拿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陪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裡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迤迤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掌打腫了臉作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厮們以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吃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吃飽了把包裹分開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裡點個火望裡面四下焯着看那草房被風一揚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正是

小忿原來爲攘鷄

便教兵燹及黔黎

智多星用連

環計

祝氏莊園作粉齏

詩

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簇着喊趕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

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說猶未了四下裡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起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截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糊翻了六七人四下裡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了去三個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裡舒出兩把撓鈎正把時遷一撓鈎搭住拖入草窩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鈎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兩把撓鈎撥開去了將朴刀望草裡便截發聲喊都走了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里地

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里尋路走罷見東邊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兩個便望東邊來眾莊客四下里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前面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裡買碗酒飯吃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裡來倚了朴刀對面坐下叫酒係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吃酒係一面鋪下菜蔬案酒盞將酒來方欲待吃只見外面一個人奔將入來身材長大生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麓穿一領茶褐紬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

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
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叢小
郎你如何却在這裡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
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裡望着楊雄石秀
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有分教梁山泊內惱犯了
那個英雄獨龍岡前亂殺下一堆屍首直教祝家莊上三
番鬧宛子城中大隊來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
且聽下回分解

卓翁曰石家三郎作事精細勇而且智如楊雄者特草
草耳。雖然當局迷旁觀清一雄已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六 終

